

# 中國藥史簡編(上)

目 次

蔡 仁 聖

- 第一章 中國藥學的起源
- 第二章 蒙昧時代
- 第三章 奠基時代
- 第四章 成熟時代
- 第五章 由紮實到虛立
- 第六章 傳承時代
- 第七章 多彩多姿的時代
- 第八章 詭偽的金元流藥
- 第九章 紛歧繁瑣的時代
- 第十章 末流時代的激盪

但之是於原為更度另也  
病魔也心出家元齊廣華地

愛丁方丈用疏上座本初大  
此幅贈予大方丈持此心驅



## 第一章 中國藥學的起源

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  
 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  
 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  
 ——楊 朱

### 第一節 對痛苦和死亡的抗爭

每當回到故鄉，踏在那片走了很久很久還看不見海水，被人稱作望日灘的無限海堤，常常在退潮的清晨，赤足於那片熱燜凹凸的沙地，極目平眺。朝陽灑下來金光，挨着光芒覓尋光源，便走向太陽的方向。伸展四肢，念念這曠古宇宙的偉大，那些歷史相延，人類遭受層層挑戰的大史詩，都是在這日出日落間展現創造和滅亡。

世界上第一個人類出現的時候，不管他是聖經中上帝用泥巴捏的，是古神話中的各種美麗附會，是進化論生物學家理論裡的猿猴，或許他還帶着尾巴，或許他已具人形。當他迎着朝曦作着各種生命活動時，世界上的第一個病人，已在大自然中偶然受着困窘；世界上第一位自療、治療者也開始為他自己作體內體外的頑抗。

筆者在此僅討論中國藥學的起源，而不說世界藥學的起源，是因為中國在上古史的文化獨尊性；更因為中國農業的礎石立於不知久遠的神農時期，而為以植物作基礎的藥物治療提供豐富的實力。

中國的上古社會，分別地有伏羲氏和神農氏兩期。伏羲時代，人民漁獵畜牧，才開始定居，開始有夫婦之制，家族之制和私產制度。由漁牧進入神農期的農業時代，中國文化往前邁了一大步。

當人們動於農耕，不斷地擴展新的作物和經驗時，偉大的本能，便使人們獲得較為系統的知識。先民在覓食中偶然經驗了特殊食物的作用，比方發生了下瀉、嘔吐、鎮痛、止血反應，這一類的個人經驗經過或多或少的傳播，有的失佚，有的留下來，漸成為世人習知的常識。由此累積下來，先民社會便有原始的藥草治療學，中國醫藥踏出了第一步！

### 第二節 藥食同源

對於上古藥學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沒有留下任何實證。不但地下的考古實物沒有，地上的文字亦沒有遺留。現在所傳的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都是後人託古的偽作。我們只能合理地推測當時的情況。

大抵，藥食同源是相當可信。神農嗜百草，一日遇七十毒，醫藥由此興，是可靠的寓言。

對於神農，這位中國文化象徵性、關鍵性的人物，我們不用懷疑他的存在，只須從進化的道理看，神農即不是一人的存在，他是中國文化前進之始，一群先民血汗的存在。後世對於神農有很多附麗的神話：

搜神記上說：神農以耨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藝窻私探稱：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附其獸，授以語，語為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嚼一草歸，搗汁服之即癒。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知方悉驗。古傳黃帝嗜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物質經驗是科學的第一步，古人對於物質的探討却常是被動且畏懼的，所以有「藥獸」的託言，至於是神農嗜還是黃帝嗜無關緊要，意義是一樣的。

這時候初步的知識，當然不足以構成學問，但是已有文化的先鋒植下了種子。

### 第三節 披上巫術外衣的藥學

醫藥雖然從實證中萌芽了，但以人類先天對於大自然和生命的恐懼，害怕生病，且強烈地要求治療疾病，就往往將不明的事物，歸諸神秘。宗教的起源差不多和文化的發生同時，民智未開時，它成為愚昧巫術的淵藪。實證的藥學精神便披上了一件厚厚的迷信外衣。

此時，藥效的觀念全由巫術指示，經驗老早被糟蹋，「對症下藥」的觀念，在遙遙數千百年後才演進達到。天然藥物唯有連同適當的巫術作法才有效力可言。

這一段的中國藥學史，當時文字發明未久，且極為原始，不足以供傳世。何況藥物的知識只有丁點，藥物本身不被重視。楊朱尚嘆：億不識一，況於吾輩小子。現時所說的，僅是基於人類學的立場作一點點推論。

## 第二章 蒙昧時代

我不敢知曰：

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召公

#### 第四節 由甲骨得知的醫藥史料

殷商一代是中國古史，最早有文字可徵的。自從光緒 25 年，河南安陽地區發現刻在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甲骨文字以來，中央研究院大規模的採掘，出土的甲骨在十萬片以上。這些甲骨上所記載的文辭，是歷史學上斬釘截鐵的證據。學者曾從這些甲骨中搜檢出有關醫藥的史料數百片。1942 年，胡厚宜在齊魯大學發表「殷人疾病考」，考證各片「卜疾」甲骨的資料。1951 年，嚴一萍在大陸雜誌發表「殷契徵叢」，致力於醫的專題。這些甲骨上，都是卜辭，祈求癒病的語文，却絕不見「藥」字及任何藥物之名，但別有百草釀成的「鬯」。鬯，說文解作：「鬯釀鬱艸，芬芳攸服，降神也。是一種綜合藥草釀製的香酒。是為殷世已有百藥湯液的堅證。

#### 第五節 伊尹和湯液

殷人以為疾病的起源為天神所降，祖妣所作的懲罰，只有禱於祖妣，望天帝賜癒，甲骨是貞卜之辭。作祈禱的神媒有專司卜筮的僧侶階級。這時候有一位名伊尹的僧侶，傳說：「伊尹以割烹要湯」。呂氏春秋更記載着商湯和他的談話：湯向伊尹取天下之道，伊尹答以「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漢高誘註釋：用藥物之新棄去陳以療疾，則腠理肌脈，遂通利不閉。伊尹和庖廚的關係，在先秦諸子書中屢見不鮮。傳聞他是廚司有華氏的養子，與商湯講了許多關於飲食烹調的道理，但是從甲骨的資料顯示，伊尹只是商族主宰畜類的僧正，傳說或許是從此訛出。晉皇甫謐甲乙經序更言：湯液始於伊尹。其他伊尹造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方的附會之說更不可盡信。然而，藥食同源之說在這裡得到了更明確的證據伊尹因精於烹調而知道湯液藥性，正如神農因求可食之物而知藥性，其所寓意義如出一轍。

由此我們知，湯液固然不一定起於伊尹，但是在殷代確是很盛行的，這和殷人的酒風密切相關。

#### 第六節 殷代的酒風和藥物治療

早在夏禹之時，儀狄造酒。戰國策上說：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

疏儀狄而絕旨酒。酒發明不久便成為人們的嗜好品。起初只限於貴族，以後遂見普及；才漸知利用酒的麻醉效力以解除疾病痛苦。殷人的糧食主要是黍、稻、禾、麥，黍是高粱，他們用黍造酒作飲料。從甲骨的卜辭我們可以見，殷王祭祀任何先祖先妣，任何祭典都要用酒，另外還有帶斗渣的「醴」及上述的「鬯」。人死還要喝酒，可知祖妣們活着的時候一定很喜歡喝酒。我們再看尚書的微子篇說到殷人是如何在「沈酗于酒」；無逸篇更指出帝辛亡國的原因：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酒一邊被用作飲料，一邊更是藥物治療的必須品，一直到現在，酒在中藥裡仍扮着重要角色。我們現在只能看見殷人用酒作鬯，也許當時，酒在藥學上曾有更廣濶的應用。

藥物治療不會見於甲骨文中，我們間接地在尚書中命篇中可以找出這麼一句話，記載殷高宗（即武丁）命傳說之言：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尚書的年代，約成於春秋之時，各篇作者不可考證，只知道它是經過孔子刪定的。所以，我們只能間接推測，在武丁之世，已有醫人熟知藥性，才敢拿重劑起積疴。

那末，殷商藥學雖然於今觀來是蒙昧時代，它底真貌也許高出我們所估計甚多。（註一）

### 第三章 奠基時代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經大東

#### 第七節 最初的醫藥制度

西周以及東周、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創造期。醫藥也開始有了規模。我們從傳世的古書中如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論語以及諸子之書等等，可以很輕易地挑出有關藥的文字。在此時醫和藥是當然地為一體，雖然已有物理治療術鍼法和灸法，絕大部份的治療仍用藥物。從上列諸書中普遍地提到藥，足以證明這點。

記錄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禮裡面，有了中國最初的醫藥制度。周禮第一篇天官上記載：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醫師是醫之長，有上、中、下士階級，府是保管人員，史是記載人員，徒是聽候遣役的人員。鄭玄註毒藥為

藥物的目的	總數	植物	動物	礦物
能食的效藥	68	21	47	0
可佩或服食的效藥	29	17	10	2
現吉凶之兆的效藥	51	0	51	0
有藥效及其他作用	55	21	30	4

「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這毒藥，其實就是指治病的藥。

## 第八節 這時期人們的藥學觀念

### 第一分 藥和毒藥的觀念

雖然藥物頗見流行，也有了具體而微的醫藥制度，民衆的醫藥衛生仍大量沾帶有愚昧、迷信的色彩，人們對於藥學的知識仍在原始幼稚的階段。這時候，觀念上尚不能區分各種疾病、辨別藥之功用。常以爲藥是一單位，病爲一單位，如果有病即服藥，談不上爲病擇藥。但病有多種，民間只用少數大家喜用的藥物治療，過與不及都易生危害，更因此時用藥尚未定量，中毒死亡在所難免，因此常人都畏吃藥，大衆對於這類治病的藥視作毒藥，周禮說「聚毒以供醫事」原因就在這裡。其實，今天我們知道，草木中有藥效的，多含植物碱成分，植物碱之味多苦，當然有療效可以治病的藥物，便被視爲「藥之辛苦者」的毒藥。淮南子卷十繆稱訓：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和武丁對傳說的話一樣，都是深達識物的話。一般人到底還是害怕「毒藥」，易經上說：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論語載：康子饋藥，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禮記曲禮中甚至規定：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所以許悼公患瘧疾，飲太子止之藥不幸死亡，孔子作春秋竟寫下「太子止弑其君」！

### 第二分 神仙說對藥的啓導

春秋戰國文化的火花，像是沖天烟火，頻頻放出燦爛。思想的奔放，在政治、文化學術之外，也表現了一股浪漫的氣氛。神逸的黃老思想，使一撮人更幻入長生不老、做神仙的法術。帝王貴族趨之若鶩，使神仙說更加興隆熱門。史記卷二八，封禪書，明指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等人爲始作俑。又有燕人，名宋無忌，是火之精，號稱火仙；羨門、子高也稱仙人，有形解銷化之術。鈎心鬥角的遊俠之外，新興的「仙人」階級也能貴顯於諸侯，帝王們深信不疑，紛紛遣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中的不死之藥。自然，沒有人曾求得過什麼長生仙藥。形而上的幻想不能滿足，又在這種風氣的籠罩下，也就退而求其次，形而下地求延年益壽藥物。健康保壽的目的，原本就和醫藥的性質頗爲接近。神仙說能啓導部份藥物的開發

，道理在此。我們察看，後來才成立的神農本草經，更具體相信神仙說對藥的啓導。

### 第三分 從山海經看藥的觀念

山海經被認定是戰國時代的一部作品，作者已不可考。它光怪陸離的內容，顯示其性質是一本古代的地志。又含着巫醫、方術的成份。上述神仙說的流行，仙人見重於帝王、「方士」則受寵於民間，所以神仙說不可避免地和巫術混合，替藥物平添不少有趣的色彩。表一是根據日人中尾萬三博士的分析所作。我們可以看出：數目上，是動物多出植物，與後來本草書中所敘述者迥然不相同；能食的效藥顯示，人們僅能根據經驗，辨別某物食之便可有效應，藥效的觀念單純，不如後來者洋洋灑灑描述一藥物的性狀功用；佩服現吉凶之物表示人民迷信的觀念（註二），其實，到現在某些人還有佩藥的習俗，也迷信現凶吉之物；防災害的藥品用自然物，可見當時視各種災害與疾病同理由而致。由於有地志的性質，山海經上很注重藥物的產地。詩經上也有很多這一類的歌訣，如唐風采芣：采芣采芣，首陽之顛。可見當時一些藥物已流傳在民間口碑中了，輾轉相傳便有採拾不到之虞，於是記載上便知產地以利民生。

無論如何，山海經並不是藥物專門之書，我們僅能從中得到，當時人們的一點藥學觀念，這些觀念不能以一偏全。科學思想常從迷信、愚昧中滋生；而迷信、愚昧並不就意味着反科學。史記上扁鵲傳記有「信巫不信醫」爲「六不治」之一，扁鵲是戰國時代人。因此，當時的醫藥在瀟灑着卜筮、方術的風氣中，已有較前進的科學思想。迷信與進步中的醫藥並行。

## 第四章 成熟時代

### 第九節

#### 從考古實料看這時代的藥學原貌

甲骨上找不到任何「藥」字。先秦典籍經過長時間傳世，難保沒有遺誤託偽。因此，能夠有直接證物，支持中國藥史，首推初漢時代的竹簡。紙的發明在後漢和帝時，這以前記錄文字用的是竹簡；更以前，周用的是石刻、彝鼎。民國19年，中國學術界團體協會，西北考察團，在邊疆地甘肅居延出土木簡一萬餘斤，其中有一冊載明藥方「傷寒四物」。全文是這樣：「傷寒四物：焦×十分，×

辛十分，朮十分，桂四分，以溫湯飲，×××日三×再飲解，不×汗。」×代表不能辨認的字。又有一冊「馬傷水方」內有一百五十二字，提到藥物計有薑、桂、細辛、皂莢、附子、遠志、大黃、葶藶等十餘種。居延只是漢代西疆的一個小小邊城，有戍兵屯守。發現的木簡全是日常生活中的記錄，上述的二冊雖然在木簡全部份量上比例不大，可是從藥方裡，能見知他們已有相當的用藥知識，能粗略地定量；懂得修治服飲的技巧；也稍知藥性、藥效。木簡的年代雖不能確定，周末漢初間的醫藥知識必然有很大的進步和普及，以致邊遠的居延兵民也知道用藥。比居延木簡年代稍後的簡冊是，光緒年代匈牙利人 Sir Aurel Stein 在敦煌西北，流沙中找出的「流沙墜簡」，大約是從漢到西晉中的簡牘。墜簡中曾被檢出十二片和醫藥有關，幾乎全是藥方，也有「治馬傷水方」，為薑、桂、細辛、皂莢、付子各三分，遠志五分，桔梗五分，佳子十五枚。幾乎和居延的馬傷水方大同小異，二者的相同性，也許意味着某些意義，尚有待推敲。這些漢代藥史的實證，只是鳳毛麟爪，便教我們深信，藥史已經步入成熟時代了。

## 第十節 本草——這個名詞的出現

藥學日漸茁壯，人們在實用上更加靈活地以藥物治療，漸漸地藥學的知識要成為專門的學問。於是文獻上出現了「本草」這個名詞，以後它一直佔着中國藥學中最重要也最出色的地位。

在可考的記錄上，第一次出現「本草」一辭是在前漢書郊祀志，成帝建始二年，庚寅條下：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這一條原是說，這般方士、本草待詔被黜退回家，因為成帝以前，武帝為求仙藥而添置了一些官吏，武帝後儒門日盛，到成帝時，受匡衡、張譚之諫，才遣回這些人。可見得，本草有了「本草待詔」的專門官吏，但是仍和方士一樣，為帝王一時的寵幸，沒有穩固的地位。

郊祀志以前，我們找不到「本草」。建始二年時當公元前 31 年。司馬遷公的史記，止於武帝天漢四年，公元前 97 年太史公寫史，基於整體社會寫得很是詳細翔實，可是全書中找不到「本草」。所以我們可以推斷，「本草」之名，是在天漢、建始兩朝六十年間出現的。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五年、乙丑條下（5 A.D.）：徵天下通

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輅轉，遣詣京師。這時候本草是和五經、論語、等學問並駕齊驅了。多麼令人興奮，藥物的知識在經過千百年緩慢的演進，獨立地成為專門學術。但我們在今天對於當時本草的內容，毫無證據窺見。漢書卷九二列傳第六二游俠傳中之樓護傳：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考查漢書，有「本草」文字的只上述三條，本草在當時應是具體而微的學問，却不受人矚目。本草在漢書的出現，當不是創始，建始二年，只是後世所確切見得到「本草」一詞的時間而已。它底淵源必定超過它出現的年代。神農氏本草經的成立，還要延後四、五百年。但是，本經的規模已隨着「本草」一詞的確立，默默地在營造了！

## 第十一節 本草專書的出現

隨着本草學問的成立，整理藥物知識結晶的專書，也接踵問世。但是漢代的簡冊，以及造紙術發明以後的書籍，很少傳留到後世來，我們只能憑着幾本傳世的書誌、目錄、推見梗概。哀帝時代，紀元前一至六年，劉向父子手撰「七略」，為我國目錄學之祖。在七略中，看不見任何本草之書，而平帝紀條以及樓護傳所提之「本草」，查其文意可知是指本草之書。七略是劉向奉詔，廣徵散佚遺籍於天下，新刻的典籍並不在內。如此比較，我們可知道至少在紀元前六年至紀元後五年，短短約十年間，本草書已有所流通。再看看後於七略五、六十年，班固撰的漢書藝文誌，也沒有任何揭本草為名的書。藝文誌是沿襲七略的內容再加增補，我們於其中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方技略是藝文誌中六略之一，方技又分四，「經方」是其中之一。班固說明經方是：「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經方共錄十一家，多是治病藥方。最值得注意的內有「神農黃帝食禁」一家七卷。清代考證大儒孫星衍認為，「食禁」是「食藥」之譌，而以唐代賈公彥周禮醫師疏作「食藥」為證，意以為這本子，即是神農本草經的底本。這說法非為不可能。我們客觀地

方 劑	構成的藥物	主 治
桂 枝 湯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	脈浮弱，頭痛，發熱 出汗惡風
桂枝加桂枝湯	桂枝湯之桂枝加為五兩	衝逆致頭痛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湯之芍藥加為六兩	服下劑後會腹痛
建 中 湯	桂枝加芍藥湯再加飴	夜尿症

認為：這時候，雖然沒有揭以本草為書名的專書，但性質相似的書却存在了。神農黃帝食禁應當是神農本草經原始內容的一部份。

以「本草」作書名，最早見於着錄者，晉荀勗的中經簿中稱：子儀本草經一卷。而由晉書荀勗傳知，中經簿是「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是晉時候，從汲冢出土的紀年竹書輯成的。經學者考定這些古文竹書為戰國時代魏國史官所記。如此看來，子儀本草經豈不是在漢前戰國之季就存在？子儀這個人傳聞是扁鵲的弟子。後漢，鄭玄注周禮中「疾醫」說「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子儀在後漢人心目中已是精通神農之術的人了。真是如此的話，以本草名書的年代，便要推前到竹書紀年的年代，這和漢書中得出證據的推論，有着一段距離呢！我們只好立下兩個假設來結束這段中國藥史上的公案：一是中經簿中有偽；一是藝文誌漏列了子儀本草經。

不管由於年代久遠，典籍混渙所造成史料上的空白和混亂，我們這一段歷史巡禮，要注意其意義不是文字上的考察，而要掌握住原始的藥物知識怎樣演進成有系統、有方法、原則的本草學，從而掌握中國藥史的特質。

## 第十二節

### 推論最早的神農本草經

進入後漢以後，本草更有進展。北梁，阮孝緒著的七錄內載有蔡邕本草七卷，但無可考。蔡邕是東漢時有名的學者。其他傳聞在此時出現的本草書，更是真假難明。對於神農本經，我們相信在此時，有最早的原本。證據來自本經的校定者，北梁人陶弘景校本經的序錄。其中有一段這樣說「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仲景是張機，元化是華佗。弘景去漢末這兩人只約三百年，看到較早的本經應無問題，他底校定也該是確實。

弘景的序錄在中國藥史上有莫大意義，下一章將談到。上面我們所引證的是要斷定；神農本草經在後漢已有定本，託以神農之名，是先民累積的經驗歸美於一象徵性人物，有深遠的意味，好讓人們尊崇。在同時，也有治本草學問專家，研究藥物藥性着書而稱某某本草，此時為名家說書，而不是神農本經獨尊之時。

## 第十三節 應用藥學的成就

本草以外，治療應用上有「方劑」。方劑是處方調劑的意思。它的出現相當早。古人吃藥都用單味，直到東周秦漢醫藥發達，名醫輩出，他們略通病理藥性，所以不再用單藥，而對於配藥有他們的技巧。史記上記載扁鵲治虢太子疾：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淳于意傳更存有「下氣湯」，「火齊湯」劑名。

黃帝內經，被認為是秦漢之季的託譌，載明有：四烏鯁骨一茹薑丸，半夏湯，雞矢醴，鐵落飲，馬膏白酒敗疵方等劑。前面提到之漢簡有「馬傷水方」。漢書藝文誌裡的經方，除了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及湯液經法，其餘九家全是治病藥方，而湯液經法更是專講飲片的經法。方技略醫經部份，班固更說「用度歲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我們在前面，尋訪本草的芳蹤，是那末費力，而現在追查方劑却立攻而下。由方劑的發達，益形本草的可貴了！因為以應用的經驗，才能供給本草實證的根據。但方劑發展到後來，竟成龐大、繁瑣、虛玄的淵藪，其理由正是中國藥史上的關鍵。也無怪乎人們探研中國藥學，是多偏重於本草的研究。

雖然方劑在後來，曾弄得混身胭脂，但它樸實準確的原目值得大書特書。前賢對藥的認識宏深，配合、佈置的技巧令人讚嘆。

兩漢時代，藥方都很平實，沒有誇大，更不見陰陽五行的詭論。後漢桓、靈二帝時代，約當西元二百年前後，南郡地方，出了一位大醫家，張機（字仲景）。他對藥劑的理論，是劃時代的。即以今天科學的眼光來看，仍然光芒四射，充滿着不朽的智慧。醫藥史上，很少見這樣雙精醫和藥的大家。仲景的理論以傷寒論傳世。他底大原則是：以證決定治療方針，以方治病，以藥成方。

傷寒論裡有處方一百一十三方。每一方的構成有一定的規矩。對於各藥品定量的比例，以及煎煮方法，也有很洗練的技巧。我們看表二，以桂枝湯為基礎，由於變換藥物藥量，而治療作用即有不同。更舉例言之，黃麻配桂枝有發汗作用；配石膏反之，有止汗作用；配杏仁治喘，配朮去浮腫。作用方向的轉換是根據一定的病理和藥理。唯

有仲景能如此明審細察。對於藥物的修治，仲景在那個時代所表現的功力，也令我們驚嘆。我們見到，傷寒論中配有麻黃的葛根湯、麻黃湯、大小青龍湯。麻黃的修治法，仲景曰「去節」。今日藥理的分析結果，說明麻黃節與節以外的部份藥效恰恰相反，仲景竟然能審得這份事實，令人可驚可佩。仲景的藥方，都是淵源有自的古方，用藥不離後來出現的本經。有所加減則是仲景細心審度的。足見古人對於藥性的究竟，已有相當的認識。傷寒論之前，已經成立的本草學問，從初民經驗後，藥性、藥效識識相因；最是缺乏實驗印證的精神，對於藥物治療的臨床理論，更屬絕無僅有。可惜仲景之時，本草學方興未艾，仲景之後雖然本草更形發達，但是後來人治本草學問，描述有餘，創造不足，傷寒論的諍諍道理竟只是曇花一現！

傷寒論還有以利民生的美德，實用的社會價值。這使我們在「為學問而學問」的胡同中，有一些反省。醫藥的產生原是人类對痛苦和死亡的抗爭，我們豈能忘却喁喁病患的痛苦，而不時刻有一絲警惕。傷寒論中的藥物大都是容易入手的草木，價格低廉；至於礦物和動物性藥只是少數止於必須的；絕不見唐宋以降方書上所列入手困難的高價藥劑。

#### 第十四節 藥史上第一次大交通

西漢武帝南征北討，擴張領土，南邊深至廣東、廣西、海南島，北方超過今日的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南方的熱帶植物，北方寒帶的植物，都能夠獲得。武帝又命張騫出使西域，帶回來無數中國所無的動、植、礦物，使得中國藥物的內容更加豐富。

張騫開通西域的陸路，南至身毒（印度）西至安息，踰過葱嶺，到達中亞細亞。我們從晉張華博物志，梁任昉述異記，史記大宛列傳陸機與弟書，後魏的賈思勰齊民要術，宋鄭樵通志，沈約夢溪筆談，唐陳藏器本草拾遺等文獻，可以查出張騫帶回來些什麼可供藥用的物品：紅藍花、胡瓜、石榴、胡桃、胡豆、葫（大蒜）、葫蘆、西瓜、無花果等。較重要的是胡麻、葡萄、和苜蓿。胡麻就是今日稱的芝麻，我國此後乃能大量生產。民初海關統計，全國各地出口年達二千萬銀元之鉅，鄉村小民受賜於張騫者，為數不少；葡萄，則廣成後日的飲料；苜蓿被拿來飼馬。藥用植物學不免沾帶博物學色彩，由此觀之，此後本草

，在沒有更好的格物方法下，走上博物學的道路，乃在所料之中。

### 第五章 由紫實到虛玄

造之非我，理自玄應

化之無主，數自冥運

故不知所以然……——說卦

#### 第十五節 神農本草經的底定

我們曾推論漢代可能有數種本草書，它們不一定冠以神農之名。我們又推論，後世奉為本草圭臬的神農本草經在漢代可能有底本。我們更分析過本草學成熟的可能過程。所有這些可能性，就等待着一位大師，替本草學做一番整理、底定的功夫。

公元五百年前後，南朝齊梁間，陶弘景，便是這位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大師。陶弘景校定神農本草經上卷，乃弘景所作的序錄，這不啻是前期本草總論的精義所在。本經之原卷老早佚失，但其序錄，曾見引用於證類本草。敦煌寶窟公現於世的時候，在衆多古鈔本中，曾檢得一份唐開元年間手抄的弘景序錄，兩相對照下，大致雷同。我們在此節錄下原文，可以從中追究得出當時的本草概況：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中略）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跡。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源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不焚醫方卜術，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移，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深淺。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三百七十種。精蟲皆取，無復

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註銘。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三卷云云。

我們分析序錄的原文可以得到很多啓示。弘景不認為神農著本經，他所根據的藍本是「今之所存，有此四卷」，這四卷是雷公集註神農本草經四卷，雷公之前，必更有原本。雷公不知何許人，年代則可以推定應為漢時，至少不遲於兩晉。其他弘景時存在的藥書確定有：桐君採藥錄，藥對四卷，吳普、李當之書。

值得注意的是吳普之書。梁阮孝緒七錄中有「華陀弟子吳普本草六卷」。隋書經籍志註為「亡」。但到了舊唐志又有「呂氏（？）本草六卷，吳普撰」新唐書也說「吳氏本草因六卷，吳普」。吳普確是華陀的弟子，年代在漢末魏晉之間。隋書經籍志可能只是一時的疏漏，因為到了宋朝時，李昉撰太平御覽引用吳普本草達一百七十餘條。這樣的話，吳普本草能不能經過六、七百年，傳到李昉時代，倒是個疑問。如果我們假設，李昉確是看到了真本的吳普本草，我們拿出在御覽裡的引文，如當歸項「當歸，神農黃帝桐君扁鵲：甘無毒；岐伯雷公：辛無毒；李氏小溫」，可知道吳普時代，已有冠神農、黃帝、桐君、岐伯、雷公、李當、扁鵲等人之名的藥書，而神農本只是其中之一。而以吳普之書，能傳世達六、七百年；又其同時有好幾家本草，顯見當時的本草有不少家。以後，神農本草這一家，在淘汰進化中屹立不搖，吳普本草則若隱若現，到御覽才復出現。

## 第十六節 玄學清談風氣的影響

文化學術的發生，是整體的；進展和改變，也是整體一致。每一分科擁有的思想，都和那文化母體息息相關。我們的藥學就在這歷史法則下，從幼稚建立起紮實，而在一個曲線的頂點上，向前往下走到複雜。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玄學時代。從漢末董卓之亂，到三國紛爭，人民經過長時期飢餓、瘟疫、屠殺的恐怖，史書上血淋淋地記載：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又攻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魏書，荀彧傳）；樂州疫、大旱，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晉書，惠帝本紀）。飢餓、屠殺、瘟疫的結果，漢桓帝至晉武帝不到一百二十年的當中，中國人口由五千六百多萬，減至一

千六百餘萬。短短時間減少的數目這麼多，真是驚人。可以想像這個時代，社會混亂動盪的程度，民衆痛苦的情形。經過這個大變亂，智識階級的思想起了變動，宗教勢力佈滿民間，老莊思想流行，玄學清談蔚成風氣。先秦源遠流長的神仙說，在此與道、佛兩家大摻和，得到了復蘇。在神仙說隱約的憧憬下，更多人幻着輕身羽飛、避穀不飢、補精還童的及身慾望，民間迷信藥物的觀念愈發引入虛玄的路上。

我們曾推論，先秦神仙說對於藥物的正面啓導，以致本經三品中有「上品，一百二十種為君，養命為主以應天，無毒雖多服久服亦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宜據上經」。但是浪漫的想像，適當時可成助力，過份便要走火入魔。從這個時代往前看，可知本經中所載藥物有不少是相傳已久的神仙藥；往後看，可洞見其後丹藥興盛、陰陽五行滲透的伏筆。

## 第十七節 神仙說與煉丹化學

煉丹術起於周秦，沿於兩漢，而興於兩晉南北朝。晉以前的煉丹術都荒誕不經，說什麼，「仙丹、金丹、神丹、長生之藥」，奉着它好像祖宗一樣，個個昏頭，人人做夢，帝王公卿被騙得暈頭轉向。史記封禪書上說：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漢末張天師出世，煉丹術再加河圖洛書、讖緯可更熱鬧了。早期的煉丹術是這樣荒謬；以是，他們雖有求藥之名，無得藥之實。所謂丹術，不能予藥物以任何助益。

西晉太康年間，江南地方出現了一位煉丹家。不同於以往的丹家，這位抱朴子先生葛洪，從丹術中開了中國人研究化學的先河。他不但是化學之祖，由於煉丹的目的，他還是藥史上第一位那末接近化學的製藥家。

他的煉丹理論，類似於近世化學的操作。抱朴子內篇，有「金丹」「丹藥」「黃白」三卷，專講煉丹術。金丹是說，以無機物質煉出長生仙丹；丹藥是說，採掘植物，造植物性的「五芝」延年益壽；黃白是講煉黃金、白銀。他對化學反應，有很忠實的觀察和記錄，比方「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按鉛就是鉛



，這是說鉛和鉛丹（ $Pb_3O_4$ ）的氧化還原，其他相當科學的例子並不罕見。他煉丹基本而重要的觀念，是認為一切物質都可以變。在誠心的製煉和相當的技術下可以變出最寶貴的仙丹和黃金。可惜我們無法知道，葛洪仙丹在藥劑上的價值和功效，因為他的著述很多，可是傳世的很少。

葛洪鋪下這末一條以化學方法操作的道，以後却沒有人作更深入的研究。一絲科學的曙光黯淡下去了。

### 第十八節 方劑的進步

張仲景傷寒論中，僅僅知道，藥的功用有汗、吐、下三種。仲景身後，過了三百五十年光陰，藥物增加很多，各種藥的功用也有進一步的認識。北齊時期，徐之才方依功用把藥劑分為十種。

仲景以前，人們研究方藥治療，無不宗七方之訓。這個用藥的基本理論大致是這樣的；用藥須有方有法。方有七方，分別是：大方、小方、緩方、急方、奇方、偶方、複方，統括一切用藥的規定和配合，以別其用；法則區別為湯、散、膏丸，規定分量，修治、禁忌。簡言之，方立規模，法則可以窮變。基本的方法是這樣，但是到後來的方，都只是狹窄地選擇數種藥品，限以治某病某症，而成為治療之法，這也是因為人們愈來愈發現藥效的複雜，光用方法是沒法理緒解說的，所以仲景傷寒論裡有了「經方」的羅列（和漢書藝文誌裡的經方意思不同）。稱為經方的，體例法制謹嚴，凡是一藥之去取，一味之輕重皆有標準法度，所以經方數目愈來愈多，離開道理的也愈多。徐之才鑑於古方法難以再運用，經方傳久了弊端滋生，乃擷取七方諸法，經方之理論，經過一番推演治理，重新分為十劑。後來人們又加了兩劑，共成十二劑。

之才創新的劃分，在藥史上佔相當地位，因為十劑的分類很是圓滿。拿它和現代的藥理知識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發現相通處：宣劑是健胃劑（Stomachic），通劑是利尿劑（Diuretic），補劑包括強心劑（Cardiatonics）與止血劑，輕劑是發汗劑（Diaphoretic），重劑是鎮靜劑（Nervous sedative），滑劑是尿防腐劑（Urinary antiseptics）與輕瀉劑（Laxatives），澀劑是收斂劑（Astringents），燥劑是健胃劑，潤劑是潤滑劑（Demulcents）。

以後，由於理論趨於繁瑣，一方中配合二十乃至三十種藥品並不稀奇。又由個人的好惡不同，使得方劑無限地徒然增加，藥史上留得的方劑恐怕超過十萬。

註一：董作賓曾說過：甲骨文和金文，可以代表殷商文化的，實在少得可憐，百分之一的評價並不算苛刻。

#### 參考文獻

1.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 1937 上海
2. 中國醫學史圖鑑 陳存仁撰 1968 香港
3. 中國藥學史提要 邢琦著 1972
4. 中國醫學史略 杜聰明著 1959
5. 中醫藥學評論 杜聰明著 1971
6. 中國化學史 李喬萃著 1968 商務重刊
7. 中西交通史 向達著 1959 中華重刊
8.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劉伯驥著 1969
9.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六冊 張星烺著 1930 北平
10. 中國醫學藥匯海 蔡陸仙編 1941 上海
11. 漢藥研究綱要 日、久保田晴光 在陳存仁編漢醫學叢書內第十四冊
12. 生藥學 顧文霞著 1972
13. 外台秘要 唐王焘著 1964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刊行（以下簡稱中醫藥所）
14. 重輯新修本草 唐、蘇敬等撰 日、岡西為人輯 1964 中醫藥所刊行
15. 證類本草 宋、唐慎微撰 1972 中醫藥所刊行
16. 醫藥論叢 李煥燊著 1960 中醫藥所
17. 神農本草經 清、孫星衍、馮翼輯佚
18. 本草綱目 明、李時珍 張紹棠刊本
19. 醫學史綱 李濤著 1940 上海
20. 甲骨學五十年 董作賓著 1955
21. 中西交通史第四冊 方豪著 1968
22. 國史大綱 錢穆著 1940 上海
23. 漢書藝文誌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24. 段注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